

詩說

詩說卷第五

信安劉克學

秦車鄰　國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此詩言秦本夷俗夷風猶存非若周之卓然獨異秦本周地已爲封國接乎中夏而夷風不少變也首章以車馬發義言其士性也二三以阪隰發義者言其草昧也

始者未見其君而掌既之言如此及其既見無復君臣之等禮儀之節與之並坐與之同鼓是燕樂之外他無一之可尚者雖老且死不過以淫樂爲務非美風乎詩人可謂善於形容矣觀此與周太王遷豳之詩何天淵哉

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秦自栢翳爲舜主畜多息其孫非子居犬丘好馬蕃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周厲王無道西戎爲亂秦仲好賢賢者歸之秦人爲之賦車鄰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爲西戎所殺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莊公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不敢入邑遂擊戎讓其弟爲太子是爲襄公犬戎攻幽王襄公救周戰甚力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由是言之秦之以馬爲國有自來矣故其國風之首

皆以馬言焉善御善射國人之頌美其君莫加於此固不知其他也秦之以馬與國固亦夷之俗矣卒章惟以田爲盛務其車馬固宜但以車載犬恐未必然載羨辭爾犬亦非安於車者詩人指實務其田狩有此美稱之物爾

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

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是詩述車馬之飾備矣特未知其名數其周之制耶抑秦之制而周襲之耶當作此詩時周之禮樂名數大備矣是詩所述之飾亦有他經所不及者秦固未能盡循周制也秦與國於周衰之後夷風尚熾服習中國之化尚淺儒者皆一之豈詩人之旨哉詩人亦秦俗也據其習俗以歌其土風自有著見不可掩匿者秦以戎馬立

國所尚者戎馬所矜者車馬爾他若秦之知也詩序所言國人婦人之辭於詩旨固近所見者此也所美者此也所以念其君子者亦止於此也非秦之俗乎詩人所謂溫其如玉秩秩德音其果如是之美乎似非秦人所能及也秦之國人有文者作此詩極其形容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則止於車中而已夷俗淺陋可以想見襄公之可美者

以大父之讎恥爲己責讓國於襄公襄公能尊周衛王室以功受亭土之封詩人以是爲可美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是詩三章之後六句大抵皆同所異者白露之辭爾以蒼蒼者之茂而露遂至於爲霜言變故之驟也霜之後豈能復爲露哉後二章言露者露柔不能肅殺萬物也謂周

道陵遲王政不綱也秦居天下上流視平王遷洛地勢爲下洛邑既爲王室秦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猶黍離之斷句謂此何人哉之意實指平王也襄公救犬戎之難故其辭云爾蒹葭亦黍離之意喪亂之後所見皆此物乎詩以水起義蒹葭近水之物也洄水之回復者也常逆水而上平王已遷洛若遡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矣其義皆以雒邑豐鎬而發

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以禹貢求之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雍州之地荆岐旣旅
終南惇物是終南在荆岐内地大王居邠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平王以岐之西封秦襄公居周之故土
尚少也至終南之詩爲秦風則周之故土屬於秦者多
矣大戎滅周故宗廟宮室皆不存平王都洛盡以岐雍
之地屬之於秦而終南遂爲秦山詩之所以作也是詩
不復有夷風矣狐裘佩玉中華之文物也其君也或謂

襄公之爲君也乃有其哉之辭疑之也疑襄公以西戎而居我周文王之故都豈遂君此土乎是以疑也或者疑秦之代周平其所都之地周之所由興也又若疑其渥丹之容不足以君此土也此重歎周之微也小雅信南山實指終南其詩專言文武成康盛際重農之事其辭與此詩大異矣見詩人思周之深也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秦自武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于穆公五世矣其間雖不著見因亦有焉風爲詩記謂穆公從死者百七十人詩言三良此其良也奄息仲行鍼虎之賢不應自殺以徇自殺以徇有所迫也如以信義則非所當從豈

得爲賢穆公之在春秋亦賢諸侯也其違蹇叔悔過之書列於二帝三王之編末備之語聖人取之記於大學不替孟明訖成萩霸之功舉人之閒與人之壹見稱於傳若輸粟於晉之類甚多矣必果於殺三良以爲徇也殺之者康公也不用先人之治命亦康公之罪而忍於棄其賢臣乎後之作三良詩者惟曹子建得之其曰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盡以自從死爲難作詩自當如此詩人所謂誰從穆公蓋有此意死固非所欲徇亦未必

爲義子建得詩人之旨耳若王仲宣則不然其曰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失詩人之旨遠若此其降也矣交交黃鳥亦子建盡之萬物感興其在斯乎不然則黃鳥知止之物也哀三良之不知所止乎孔子所謂無後者不爲後來之思也思則懼其至於用人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以晨風爲鸇未見有他比也以采芑鴥彼飛隼言之則晨風爲禽之名也以意逆之止是一禽爾凡詩辭言未見者必言既見此詩獨不然言未見而憂豈遽至於忘哉憂者爲君則忘者亦君也二章斷皆同詩人之旨也然如何之辭實不見可問之實不可強爲之說也詳而求之皆無君臣相求之情而有指其相忘之實姑以臆說存之以俟博物知經者正之似若鸇鷹之飛也將

摶摯於茂林之中思得君子以濟時之急如六駮之在
苞櫟皆猛鷙之物也卒章言樹檖亦林木之盛猛物藏
焉所以憂也當憂之兮切思得人以濟患未形而遠息
則不復用其人世之若此者有矣似若犬戎之亂秦有
勤王之功平王都洛之後不復倚秦以立著耶與蒹葭
之詩相應乎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
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

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詩之同此名者二唐秦之風也唐風為美而秦風為刺何也詩之首辭皆同豈曰無衣皆言其有也故繼以與子同之辭使果無矣曷負而同乎三章之後二辭皆以王事為己責不可謂之刺甚明襄公勤王之功又以王命伐戎穆公在位最久晉有勳焉康公在位十二年亦無好攻戰之事以是詩為刺而詩辭皆美之也序之不能知詩此類不少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秦晉之睽合皆不可以易言也自殽之役其失在晉啟
書録穆公之書殽春秋人晉而書敗秦晉也令狐之役
春秋人秦晉而書戰晉志於戰康公以納君為己力故
皆人之詩之録此幾與秦誓同旨者康公之初心固未
失也若闡義能從不以晉拒公子雍而相仇則其善又
多於穆公矣使康公不以邧新城之役修怨而篤其舍
毋好晉之心豈不美哉徇先蔑之言而失義理之正秦

晉復相讎未已者康公矣其初心之善也春秋嘉釋怨故存是詩於秦風見人心之良也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名詩以詩辭最末之辭也詩所未有也作詩者取義之所起歟樂莫樂兮新相知晏平仲久而敬之聖人有取焉人之持初心於不變古以爲難矣以不承其初爲歎者不能使其君愈不敢玩者亦其臣之罪也詩人之旨

豈不以其初而謹之於終乎不盡人之歡於其始而知所以勉之聖人編詩之旨也

陳宛丘　國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一方之風土所可言也舜以耕稼陶漁立國而無遺風之存何也變風作於周衰方其盛時萬世可述既衰而敗其風乃作

豈世之盛民俗安於爲善不惟世無可刺亦世有可美

殆世之衰國人憂其禍敗之將至故刺詩作夏徵舒之

亂邦人蓋憂之早矣有情無望蔣猶淺也至於曠歲以

擊鼓爲風而值羽以自蔽其有衷袓服以戲於朝之兆

矣國人憂之無禮而將亡首章言其失君人之節二三

言其蕩也若是能無亡乎楚之縣陳豈楚罪哉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

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

貽我握椒

是詩民風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宛丘者上之所化故其下若此安有大夫之子與民庶之女相奔於市井林藪之中而相期約乎在位者民之表也禮法盡喪廉恥已亡亂亡之兆於此見矣序謂幽公淫荒詩譜謂當厲王之時以年數計之至楚縣陳之歲荒淫之風歷四百餘年而後禍及是所稱幽公者未可信也豈其陳成公哀公之際乎陳自胡公滿至幽公凡五世釐公至厲公又五世幽公當厲王之世更宣王幽公王至平王末年

而春秋作十六年而後有陳佗之亂又百餘年而後楚縣陳陳之從楚終弊於楚夫春秋不以從楚之故而具其卒葬者不使以神明之胄而同於夷者尊之楚也陳風十詩而言婦人者八固已淪於夷矣宛丘之後名以東門者三雖不可詰然若陳國於豫州之東則西爲楚詩人以其近楚固不能不化也召南江漢之間乃能以禮爲風而陳不能免焉此亦陳世之君不自力於爲善不能化其民而反化於其下此陳之所以終於不競也夫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詩前之一章言其可後二章言其必使陳之爲國果於強力以有興謂後章爲反說可也陳之不競久矣以神明之冑自胡公至厲公十二世未嘗爲聞諸侯若果爲僖公之詩則是詩以其安於卑陋豈能取必於齊宋乎詩人似若以國不自錮謂衡門可以安適飲水可以療飢故後二章言必求其至美者爾如諸葛公所謂不宜

妄自菲薄取諭失類之意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與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詩雖三章辭皆相近漚麻紵於水中女子之常也見其美而思與之晤則成其風矣得無類於見采桑婦而悅者乎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凡言婚時多以冬春故曰迨冰未泮至楊葉之茂則亦晚矣昏以爲期此豈以禮行者哉淫奔之事也不待父毋之命媒妁之言自相期於昏浸至於夜而旦者也首章夜久而星明將旦而星晢晢也是不得言親迎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顛倒思予

是詩之刺陳佗似若有爲佗之弑逆必有前知其然而言之者故首章言國人知之二章言歌以訊之不聽而悔者爲使太子免之年幼而不能已亂可也謂厲公鮑不能杜患於未形詩人有譏皆然矣之辭亦可也但厲公既至太子又見弑思之者誰乎如謂國人聞其諫而思之不宜有顛倒之辭以此推之則春秋於陳厲公之卒特書甲戌己丑者似非如三傳之言再赴也自甲戌至己丑十有五日豈陳之亂未定更有餘而又赴於諸

俟乎若是則詩人指實之辭當時事變不詳可也然人之弑逆萬世大惡豈一師傅所能化一念不善一夕變化矣陳陀篡逆踰年又至秋而後蔡人討之是詩之作政當篡逆未定之時則所刺之事多矣然陳風自宛丘之後以門名詩者五似非偶然之辭名詩以墓門者鴞棘皆惡物陳以聖人之後而生此物耶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是詩不可知雖諸家據詩序作讒言委曲託於不可詰之物心知其未必然不敢非也但鵲巢爲召南之首詩以鵲巢比西伯聖人之業此乃以比讒人何善惡相遼遼甚耶防之鵲巢與中唐之甓未見其爲惡也序詩者但以予美而懷憂遂以爲讒爾然旨苕旨鷊皆以旨言謂之善而我獨懷憂義亦不可通姑俟博物知經者爲非可臆也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

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是詩若洛神賦落月照屋梁杜詩稱太白風采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者乎恍慕美色如此其勞也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陳佗諫不許鄭伯請成見於左傳至楚子縣陳之歲幾一百二十年間其爲詩者四詩而已自厲王奔彘之年

至陳佗之亂一百二十餘年其爲詩者亦四詩然則陳之變風歷三百四十餘年爲淫慝者何其久也以君前四詩所謂幽公者未必然也皆共公以下之風爾當齊桓之霸陳無役不從齊之盟無忘桓公之德者陳穆公之請也自是之後始卽楚陳之風俗始變而爲夷矣終之微於楚者其風俗之變也豈楚莊之罪哉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

中心悄悄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陳之變風靡矣澤陂又殿其後宜有不勝言者焉然詩辭莫見其爲甚也首章涕泗滂沱憂傷甚矣二三乃止於憂思何也安其所不可爲也故寤寐無爲三章皆同辭知其國之不可救藥也然則有美一人所美非美矣得非指夏姬乎國之所由以亡者也逆而推之蒲蘭菡萏陂中所生之物也首章見美人而傷之二三美人碩大矣陳安得不由是而亡乎亡矣而未亡者盛德之裔

其世數求也

檜羔裘　　國風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耀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之詩三鄭唐檜也詩辭皆若美序皆言刺毛氏以爲遊燕鄭氏以爲朝服據詩辭逍遥翱翔則遊燕明矣鄭氏謂大蜡後則有黃衣狐裘狐裘祭服也是詩羔裘狐裘皆並言之其三章則止言羔裘詩之所以名也似

若朝燕時所服之服莫不具宜國人思其賢而君不能用耶故豈不爾思皆同辭據序之辭亦有所不通以道去其君賢其臣也君不用道好潔衣服逍遥遊燕又刺其君一辭爾而分別相遼何哉宜以詩辭力斷有思賢之旨無刺君之辭

素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諸家類以素冠爲練冠以檀弓言之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既除喪之冠也故與深衣並言如謂不能三年而服短喪不應謂之庶見竊疑此詩素冠者喪服之冠特不經見當時三年之喪寡矣所以見素冠而有所感也首章棘人則苦凶之意也勞心孝愛之切也舉世之所不爲斯人獨行之故首章察其孝二三感化之情同歸如一是人心之天理本同也由是言之則正是美其獨能持三年之喪見者皆感動也

隰有萇楚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盖莫詳其爲何草也原隰之中有草之翹出於衆草之上故謂之楚是可知矣見其生意之蕃而人民莫及爲國政之苛不能自遂其生秪以生爲苦始則羡草之無知旣長又不如無室無家之可樂特不知序詩者以何辭爲淫且恣乎豈以猗儺夭夭之可樂乎失之矣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是詩為思周是矣特不玩其辭爾詩辭非若有所怨咎也自犬戎蔑周之後平王都洛民之思周不可復至且不可復得而為此詩爾風言其禍變之暴也車言其地里之遠矣非以風之暴而車之不可至但哀周道之至此爾以烹魚不擾為訓固為切矣恐當時未有此論似是思周如食魚之美然誰將西歸于豐鎬我將懷之以

好音寓其惓惓之意而已

曹蜉蝣　　國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是詩若以服飾而亡國者曹雖小國豈不足以備輕煖於體乎安有君亡其國而臣獨存其家以爲君之所託乎此不思之過也蜉蝣止以喻其浸微浸滅爾詩人但哀其服而忘其亡爾心之憂矣三章同辭實將啓告其

君而不得言也必於我而處焉始可與言也雪與說叶

音當如字欲言其危亡之證豈以其君之近小人小人

根據而不使得達乎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按曹共公立二十年而晉文公始霸其討無禮之罪則曰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後乃以畀侯獳貨

筮史而復國則共公之近小人其事蓋如此此雖晉以報施之私德而歸罪於共公之辭然大國之公子假道乃因裸浴而迫觀其隱疾其不能以禮爲國可知也使國有君子能正救於平日之素自無此失也夫以區區之曹爲大夫者三百人是詩之赤芾與傳之乘軒者同辭雖未必盡然其濫祿仕也甚矣由是推之則此詩無虛辭也祿不及賢則有濡翼之喻祿不給家則有濡味之喻朝隮虹也見於蝃蝀之詩蝃蝀止雨則澤不下流旱暵而飢勢必然也此政與濡咮相應而言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是詩莫見其爲刺也序詩者以其殽於國風之變例以爲刺爾詩凡四章而淑人君子皆同辭自其儀之一至於儀之不忒極於正是四國正是國人雖正風無以加

焉大學之所述以爲民法者也詩固有舉其正以刺其不正者是詩之辭皆頌美無不滿之旨也曹自共公以後文公爲賢諸侯是詩得非子臧在其國乎君子臧足以當之矣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季札之所願附焉者也

下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檜曹殿國風之後匪風下泉又爲二國風之殿皆有思

周之辭此固儒者易於立論也國風之次檜曹無譏聖人編詩豈若易之用進退之法哉二詩偶殿其後使無思周之情則二國之風安所寘哉二詩雖思周實傷之也周舊都豐鎬平王遷成周視豐鎬爲天下之上流如秦風之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宛在水中沚之類即與下泉同旨凡詩人之旨多以彼我寓意說詩者皆略之是詩言我者主宗周爲言也泉之所浸蕭蓍即若蒹葭也大戎殘破之餘非復前日富庶之風矣故皆以彼言之傷之甚也京周上流也文武成康之舊皆不可見也

所以重可歎也昔者平王以成周兵革不及而遷之爲

今文若此所以重以豐鎬爲可歎卒章言宗周之舊昔

宗周之重疊也禾黍之盛非今之蕭蕭也于時君民殺

富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豈若今之本末皆喪乎

詩說卷第五

詩說卷第六

信安劉　克　學

豳七月　國風

豳本戎狄之地不窋失其官遂去邰之豳而后稷生民之業至是中微其興也可冀乎惟公劉之賢脩后稷之業而周家基緒始萌蘖於豳周人歌豳雅豳頌本其所始蓋自公劉而後興也后稷之封於邰既已失國公劉於戎狄之地而居之豳非封國也曹鄶雖微封國也以周公之詩附之國風末非封國也猶周官之內諸侯大

王惟得民之心去豳之岐而後肇基王跡此王業之所以本於豳也豳本王業所始不繫之小雅而附見於國風者地故也是詩周公所作公大聖人也固有大旨存焉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有國之大法不可越也周公謂后稷已微周之王業自公劉始於是出於常典之外推本公劉上不及郃下不及岐而以豳爲始召公亦作篤公劉之詩而籥師所掌專主於豳正與廟姜嫄於魯國同意寔出於常典之外聖人之特見前乎周後乎周皆未有也何以名之曰七月者何也七月農事之大端按

詩之辭以月書者用夏正從天時以日書者用周正從
君之時在易之月卦爲否以方言之爲西庚歲功始於
寅月卦爲泰而否泰相直也春木生夏火火不能生金
也月令爲中央土土則生秋金在卦之方爲坤坤厚載
物萬物資生周公本其氣之資生三陰之否自是更端
而成功退矣臨之卦至於八月有凶正是夏正也七月
周公所謂流火者也此天地之氣也其所謂人事者公
劉居豳之時當有夏太康之際陳豳之土風安得不用
夏正乎公之作詩雖在周而不得加周之正朔逆用於

夏后之世也故七月孟秋火始西流則必於流火之月而為一歲之備圖嗣歲之功莫先於此時也以今之農家驗之凡一歲之計盡取具於登場之日大槩萬實皆成故自流火之月已為授衣之備豈幽地晚寒所當急先預為卒歲之計者固上之人裕民之至心也自古聖賢所以立王業者與後世異後世之王業在國事古者之王業在民事夏商以前見於經者寡不可得而攷周之政令謀謨見於經者詳不但如七月之詩而已自盤庚遷都之辭惓惓以為民之事為繫於國之盛衰邾

文公所謂民苟利也孤亦利焉便是八分作兩去與盤庚
大不侔若周官之經紀其民纖悉詳備小雅於居室畜
牧之事大抵皆自公上與之均利同害若嚴父兄之課
責其子弟酒誥所謂考長之訓小子旅獒謂生民保厥
居惟乃世王未有不同此意其後世道既降儒者不究
其旨惟孟子識之故自雞豚狗彘田桑之事指之以爲
王道之始知此而後可以言周公七月之旨矣是詩又
有大焉者公劉於居豳之時所以敎化其民自其時令
之變遷鳴喙之感觸與卒歲之計寒暑之度室家之宜

蚕桑之事謀畫之當先計慮之預備與享祀之事歡悅之情無不備具自以爲我之勉於偏方與其民相與勉勵者所當然也豈有意於基王業乎其事愈微其德愈大其功愈下其仁愈深當時豳土之人同一家人父子也同一體膚手足也故積之數世自祖考至於孫子混然合一莫知其爲異矣故一旦狄人之侵不忍殘其民而使之更事其主宜其民之從之也是以去豳之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而王業於此肇基焉周官籥章專掌豳籥之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作大抵

是田野閭所習用也周公以爲王業之本始故卽其土風之用於畎畝者以明其所由興乃命官而專掌焉鄭氏謂詩雅頌皆七月此固非牽合之論何以明之今七月一詩爲章者八皆言其懽樂之情初無勤勞艱難之意其事皆本於農其情皆得於農非若生民公劉之詩之言其農功也以是知周公叙豳人之情繫之於詩以存豳地之樂章故此詩專言時令以迎寒暑之氣祈年祭蜡職在周官詩在國風其旨同其用相近其事皆豳鄭氏以詩雅頌皆以七月爲首是以合爲一詩不以爲

嫌也後世不足以知但見其名爲七月其間皆畎畝之
情以爲繫於王業遂謂之陳王業艱難矣周公之本旨
者皆詩序誤之也以豳土近於戎狄方其陟巘降原之
時宜未遽乎於中國也待其風化之成而是詩之歌詠
幾與陶唐同風然後知賢者立國之本其深仁厚澤豈
淺淺哉是詩謂周公遭變而作可也謂公之遭變而欲
以此詩感悟其上以消弭事變則固無不相涉矣詩序
或以由致斷句謂以農事爲風化之本見王業之艱難
如此則於義尚通遂謂遭變而作兼后稷以言豳則豈足

以言詩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是詩以七月為名周公所作歌於篇章必有大旨存焉先儒棄之及說詩者遂未之思也詩之用夏正不可誣也詩辭以流火起義莫知其說嘗深思之臨之卦辭至于八月有凶自臨之二陽進而往至于八則七月也孔子謂消不久者不為君子道消故也周公取義似在於

此天地之氣自一陽進而乾一陰進而否庚實居爲巽之九五先庚後庚之義也火不能生金火生土土生金造化之氣始流行不止是非七月流火之所取義乎其義可謂精矣文王周公之聖用之於易故詩不能外焉是詩之言月者皆備惟十一月十二月以日繫之正月二月復以日接周正而從其序謂之三之日四之日是又微旨也得非陽進之月不容以月書之故寓之於日四月純陽故得以月言之乎于耜舉趾饁畝皆出而就田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章所以卒授衣之旨首章言授衣者其章總一歲之事也至此則衣褐之所由以具乎一章之中兩春日兩女事言家之所以立者女之職也服女之職不但蠶桑而已蓋有蘋蘩之薦焉祀其先祖有所悲傷期與君子偕老猶白首同所歸也因時感悲而思念其先祖婦人之常情也祀享其禖不以貴賤而異如後世清明上父

祖之丘墓皆同此時懿柔託物以訓婦德也公子既率
其民服勤農桑其民耳目瞻聽皆得與公子同時歸尊
其祖公子之辭似是女子尊敬其夫之辭故後章再言
之當時已有東郭墦閒之祭後世亦有暮春稧事之脩
皆其類然此二章鄭氏所謂豳風也如謂公子爲諸侯
之女則爲公子裘爲公子裳亦可爲女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
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章似夫人蠶繅以爲衣服之類雖畎畝之間固存此

意也布者女工之始也絲服服之大者小民不必皆爲絲服爲衣褐以卒歲亦女工之事蓋葦似江漢之間至秋皆積蘆葦以爲一歲之用周禮亦供材葦農家之用最博條桑若於蠶畢條桑枝落之以畜少枝猗若言其盛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章專言狩之事農隙而習武備也四月五月農事之

方穀也觀物感時庶幾乎一日之澤焉一之日亦周正

月二之日周二月也宜與首章同訓一之日其同若與

我稼既同近似尉然有愛其公上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婦子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專言農隙休工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

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四章以四月爲首五章以五月爲首六章以六月爲首七章以九月爲首序其時以記其事惟此章專言所食之物但疑食我農夫爲養其農夫以農夫之勞固宜然也凡經意言養者皆不如此止是養父母養老似若謂所以食我者皆是農夫之力耳鄭氏分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七月以下爲豳頌謂風雅頌皆以七月爲首故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

上入執宮功似君治其公田之意我之禾稼既同矣嘗先爲公上入其田功宮猶公也聖人每重於用民之力豈以宮室之役爲可常哉雖民之愛上亦不宜若是淺也況繼其下文農已有就田乘屋之辭方收成之時已爲就田築室之計見周家教化其民周旋終始無一念不在農無一日不在農此與首章九月授衣之時已爲于耜饁畝同意此爲第七章亦名詩以七月之旨知此則不可以宮功爲力役矣

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此章以二之日爲辟與首章二之日栗烈不容異義也首章以一之日二之日起義卒章復衍而三四之豈苟於並言哉聖人所以爲民計者周流一歳之中不容間斷首章順人事之始卒章順天時之始也以此見藏氷須氷非小事也所以賓祭用之乎以二之日爲十二月矣遡而上之言九月肅霜者得非履霜堅氷至坤之卦

正當十月也聖人於人情懽樂之中寓其戒懼之意如此其微也四月爲陽月於卦爲乾其蚤二爵必有深旨特不容臆說耳自四月至十月聖人獨蓄一歲之旨於獻羔祭韭之中似若農事之方殷皆歸功於神之義所有人力盡而不逢年荒政饑殍之不能周乎聖人不敢恃其在人用心之艱乃如此必於有年大有年則君民相慶長久可期爲足樂矣蚤若是田祖之祭名特無可援證耳

鴟鴞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周公遭變至於作鴟鴞之詩勢之旣危無所容其力矣當武王之旣喪殷命未黜武庚欲復其國祚人情之所宜有也渠魁在武庚而孔子序大誥之書乃曰三監及淮夷叛不及武庚也以爲非武庚歟則又曰將黜殷則武庚固首惡也武庚欲復猶有可諉三監淮夷相挺以叛則非意所及矣是以孔子罪三監而周公惡武庚鴟鴞指武庚也鴞逆類也漢世以鴞炙賜百官所以翦其

類也周公之處此也其事變之至難乎管蔡以同氣之親挾武庚以覆其宗國武庚豈足以至此首謀者管叔也管叔首倡其說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群弟佐其風而流言遂播其志在於攻周公耳周公居親嫌之地不得與之抗且辯也當此之時去殷未遠殷家之法兄喪弟及故殷多及王武王既喪周公秉國謂公將繼武王而立其辭甚順於是避而去之居東山二年而管叔之徒遂以爲得矣始以爲得其罪則姦黨既平焉爲有此詩乎罪人自以爲得計也周公去之而待成王之悟歷三

年而不悟則周家危矣金縢之事公命百執事以勿言伐柯九罭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公之意以爲非成王之自悟則非人言之所能破也訖於不悟則勢之窮矣周公其忍以文武艱難之業遂隳於群小之姦哉乃作此詩以貽成王故金縢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在三年後成王弗果幼冲也鴟鴞之詩深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解而乃以告成王王亦足以知此詩當體認是啓曉成王非語他人以是求之則得矣向使人情危疑之時而公又昌言以攻之則其姦愈熾迫勢之已迫不得

不爾故天意亦為之動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固有誚公之幾矣非風雷示變誰能明之成王至謂我國家禮亦宜之其苦言之固亦老於世故也矣但詩意深微未易可知也訓詁不詳體作詩先後之次[illegible]失金縢紀實之意併與詩旨失之矣乃謂罪其屬黨故曰取我子又謂以鴟鴞興成王何其悖哉若是則以臣[illegible]之家室為心以異其分毀理義之窒已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也物性之惡者其惡無窮已鴟鴞不以食鳥之子而遂已鳥之巢室又將毀之言惡之甚 鴟鴞指武庚首惡之易而不可

撲滅如此曾不知鳥育子之勞也取子不必言是營巢但喻其惡性而已二章懼其毀室也言我之防慮堅固則人莫得而毀今之防慮者夫乃納侮乎迨天之未陰雨而綢繆牖戶備患於未形也備患有素則民志安矣侮予似指國而言兼上下文之予周公自謂之辭侮予亦兼虛語謂西土人亦不靜王若不自悟以謀其國則下民之情亦從而變遷矣故有或之辭孟子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蓋尊周公也兼詩之本旨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嘵嘵

此詩以訓詁求之不難知也但周公之大旨殊有姑未若非後世姑爲浪漫語也吾夫子曰九人而已有婦人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以三分天下之二而事殷者十亂也非文王也周之德豈專指文王哉君奭曰有若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括昭文王受殷命昭武王丕單稱德曰惟茲四人曰襄我二人周公之自立言已如此詩亦曰疏附先

後奔奏禦侮文王亦不專任諸己而周公者十亂之首也故於此皆以予言之拮据捋荼蓄租必有所指後世不足以知聖人之言爾予口卒瘏者即前所謂公之不言欲期成王之自悟也彼方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不容以言語解也故病於口而終不得言其至於作鴟鴞者不得已之至者也昔者文王之爲西伯虞芮質成受命作周從周之諸侯曰友邦從殷之諸侯曰庶殷皆終成康之世不少異其辭武王復受天命觀政于商三年而不少悛舉天下之衆而放紂使不得塗炭其民立武

庚於商置其君而後去之是殷之王命未嘗黜也非若成湯放桀遂黜夏命也周雖已勝而殷之王命者尚猶故也故書謂殷王商王支邦庶殷兩不相及武庚之欲復者自欲取周而夷之所謂反鄙我周邦是也待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三年三監及淮夷叛將復殷於是周公以王命伐三監淮夷之從亂者殺武庚作大誥此時始黜殷命是詩作於周公居東之時殷之王命未黜故武庚謂天命實在殷家周實未成王業故有曰予未有室家之辭此其大本也詩所以懼其毀我室也知一時事謹

則知周公之言矣故四章直言其情若是其急者我身之不保則室將毀焉三章言彼之情不知我作室之難四章言已之情而懼其毀室之易使成王感悟也予維音嘵嘵此周公言作此詩之切大聲疾呼冀其一悟也羽之譙譙尾之翛翛則是身之不容則國其危矣周公身任天下固有切於身者

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

亦在東下

詩序所謂東征者用破斧之詩辭耳曾不知破斧言東征者往也非征伐之征詩序猶未明言其爲征伐也訓詁遂指以爲伐三監淮夷矣按書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謂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以避之後世訓辟爲辟若致辟于管叔之辟聖人之事遂大相反矣曾不思豐鎬周之故都皆以西言洛邑周之遷都皆以東言周公遭變避而居豐鎬之東是詩所謂東山也詩凡四章章之首皆同辭意所主也其下皆言居東之事情序詩者不能

知謂之序其情而閔其勞民忘其死謂公之東伐荷何其不與軍旅哉使果為征伐凡詩皆無師旅戰伐之旨何也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止是行役之度全不用出師之律明矣說詩者溺於詩序不敢異也首章首四辭皆同徂往也慆慆言不歸我來自東從公于東山而來于周也其來也皆以零雨為言非果雨也言一時之昏蒙雲霧四塞之意四章同辭其言人情危疑世道蔽塞之態詩辭言不歸序乃言歸何哉一章我徂東山曰不歸不得歸也從公于東望宗周而悲也制其往東山

之裳衣而非以行枚爲裏蠋在桑野之虫而在車下謂
駐其車之久而蠋亦在焉役者念歸之久公旁安之俾
其未可以行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
此章之辭自我來自東而下辭意未嘗間斷轉移若言
其自東來歸見其室廬頽非前日皆虫獸蔽塞之此託
其居以興王室之義自周公居東小人自以爲得計微

蹇盤踞若將蕪沒其家者焉其竊微明以自照其形以
資其宜行之志故是詩再以濯爜爲言此不可以爲畏
祇重以懷慼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
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此章謂從公于東歸至其家之辭故曰我征聿至曰于
今三年久而一歸也瓜苦以興居東骨肉相離之恨瓜
非進而在薪之物也栗以喻堅久之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大意皆東征之人歸其家之辭但倉庚鳴以春熠燿飛以秋飛羽對言若是倉庚之飛如熠燿之羽也言飛而近於人人覩之而感思也之子于歸謂出征于外而婚嫁或歸其家而婚嫁其辭皆通但其舊如之何一語難知是詩皆感歎之辭無喜悅之情謂說而忘其歸夫豈不適但一詩之末其情必深謂不當過求亦可此

辭總一章之情者也從若役周公于東者別離之久而
不得相見役久于外至於近悅其新婚而不念其舊者
室家之久離也凡此之辭皆言慆慆不歸之情

破斧

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
人斯亦孔之休

說是詩者辭義之竄曾不顧也且斧以斷割爲義斨新

之必以斧斧斧豈有破義哉借曰斧可破曷以比周公之
德乎四國又曷爲若是哉既曰孔將孔嘉孔休矣又曷
爲而哀我人斯哉說者但以辭勝之僅不失詩序之辭
爾斧取其斷自古同義析亦類也當斷而不斷猶斧之
破而不足斷割也其下云又缺我斨是不但斧之破而
已當文武之興周公以大聖首十亂肇造王業輔相成
王猶斧之足以斷割也方管蔡挾武庚以叛周謂周公
將不利於孺子使公以大義爲斷誅三監力豈不足乃
以危疑之故避而居於東山四國二三蓋皆以爲得討周

公居東二年之後三監武庚甚張故曰亦孔之將亦孔之嘉亦孔之休詩人所以哀之也不獨哀彼亦哀我周之民矣由是推之則東征爲往東山四國爲四方諸侯明矣周公避亂而小人不遑周公居東莫得加焉天下諸侯亦恃之以爲安且固也

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自此以後三詩玩其辭皆成王新逆後東人之詩也視

東山破斧憂思之詩異矣是三詩旣有慰勞之情而微致其意柯斧之柯前詩言斧義在斧此詩言柯義在柯也前詩不及柯此詩乃以及斧中庸取義雖異其言執柯以伐柯則義著矣所執在柯所用在斧首章以斧喻媒言勢所不可無也雖家人之懿必藉他人爲之用而後可得詩人謂管蔡雖兄弟當以大義爲斷辟而居東山則家將毀矣首章問其伐之之義二章明其所伐故申言之所伐之柯柯也所執之柯亦柯也以柯伐柯何遠之有中庸睨而視之者以所執與所伐異觀也[illegible]

知所伐之柯同所執也此言周公管蔡均爲同氣矣藝
之當斷者同此物而所異者遠矣故卒之以籩豆之辭
欲周公以宗廟爲重也此所以爲詩人之旨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
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爲魚網信矣乃以九言孫炎所謂九囊郭璞所
謂百囊似亦有焉但以此言周公何也公之在東山文

武十亂之首何綱羅之可言詩人之旨固深吾夫子錄
之豈若云乎哉似若成王新逆之初東山之人未知朝
廷歸周公之意不能不以前日爲憂是以作此詩也首
章謂周公前日之輔臣衮衣繡裳者也故卒章復以衮
衣爲辭名詩之義似謂周公非可以常禮加之也就綱
羅者皆小魚也周公不可以羅致也如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之義魚水物也鴻亦水鳥也鴻之遵渚常而有時
也遵陸陸雲路也漸之上九亦以鴻漸于陸爲言也似
藁知朝廷歸周公之意而責之於召公畢公者焉故

曰於女信處周公之父于外三監二叔悻悻求間二公之在內有大力焉故金縢首末以二公爲言故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明二公之功也末章憂公之至不能不懷疑於二叔恐其力不給也故其辭若此亦見周公本末昭明人心所倚賴如此也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以跋胡疐尾喻周公之遭變處所謂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故訓詁演其辭若顛沛之狀矣乃大甚乎聖人之處變蓋有道矣公猶居東都非若文王之囚羑里也文王猶曰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之囚奴亦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何至跋疐如此之甚乎此程氏所謂不能通者也詩人之旨决不如此此二句但喻武庚管蔡其欲以不利孺子攻周公公委而去之則其言不售矣而三監四國無以盡其姦進則不得干朝廷之政退則無以汙周公之跡其背叛干紀之情寖彰無所挾以欺天下待天之動威彰周公之德成

王新逆人情天意未可誣沒三監武庚進則有討罪之衆退則國人交攻所謂跋前疐後也

詩說卷第六